

天津甲骨安陽「探親」展出

「甲骨文猶如散落在世界各國的遊子，他們是有生命的，他們很想回老家看看。」當代中國甲骨學的領軍人物之一宋鎮豪日前在接受記者專訪時，以「遊子歸家」為喻，道出甲骨文出土地殷墟對散落全球的甲骨文「返鄉探親」的殷切期望。

如今，天津博物館收藏的36片甲骨文走出天津，來到安陽，並在殷墟博物館新館開館一周年之際在此展出。宋鎮豪由衷感到高興，他認為天津博物館走在了全國的前列，以實物的形式讓甲骨文回到家鄉「探親」，滿足了甲骨文「回家看看」的願望。

●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、實習記者 郝錦程 河南報道
公開資料顯示，在現今存世的16萬多片商周甲骨中，90%以上都是碎片，且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館和收藏者手中，就像一個祖籍在殷墟的家族走散了。「在我心目中，這些承載着中華文明基因的古文字，就像漂泊海外的遊子，時刻令人牽掛。」宋鎮豪回憶數十年前某位學者「何時能在安陽看到更多甲骨文」的感慨，至今仍縈繞心頭。

其中一片首次展出

由天津博物館精選的武丁時期王卜辭甲骨珍品36片正在安陽殷墟博物館展出。據悉，這是這些和武丁王直接相關的甲骨離鄉百餘年後首次回到殷墟，其中有3片是頭一回在天津博物館之外的場館展出，1片之前從未展出。

據天津博物館策展人張夏介紹，此次展覽中首次「露面」的甲骨，反面所刻卜辭的大意是，己卯日商王進行占卜，貞問是否讓貴族雀接受一位女子。值得注意的是這片甲骨是商王親自進行占卜的。

張夏表示，此次展覽展題「王入大邑商」來自於武丁時期卜辭「王入於商」和晚商人對其國都的美稱「大邑商」，字面含義為「偉大的武丁王終於回到了自己所熱愛的商都故土」，同時也實指武丁時期王

卜辭甲骨回安陽殷墟老家「探親」之事。武丁時期王卜辭是研究武丁王最直接、最鮮活的材料，而展覽所在地安陽殷墟博物館新館的位置離當年「大邑商」的核心區域不遠，且新館大門匾額之上，正是「大邑商」三字。展覽分為「甲骨學史上的天津」「王的祭祀」「王的戰爭」「王的臣子」「王的諸婦」「王的農牧」6個單元，既有對天津同安陽殷墟甲

骨深厚歷史淵源的梳理，又有對武丁王統治之下商代祭祀、軍事、內政、農業等各方面情況的鮮活呈現。透過這些歷三千餘年而不朽的文明載體，觀眾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那個輝煌的武丁時代。

宋鎮豪用「老、大、精」三字讚譽天津博物館館藏甲骨片。說其「老」，因為此批甲骨文主要為王懿榮、王襄、羅振玉、王福重、陳邦懷、方若、魏智、徐寶祠的原藏品，其中王懿榮、王襄兩位是甲骨文最早發現者。說其「大」，是其甲骨片大字多，在全國收藏單位中也是不多見的。說其「精」，是其內容涉及晚商時期的地理生態、天象氣候、

專家盼更多甲骨

數字化回歸

●雀受嬭卜骨，卜辭意為：「是否讓貴族雀接受龍方貴族女子」。
香港文匯報記者劉蕊 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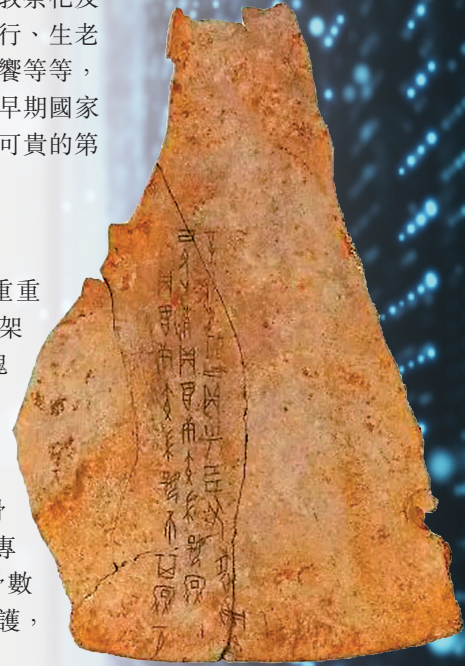
田獵農作、交通出行、軍事外交、宗教祭祀及貴族階層的日常生活細節，如衣食住行、生老病死、婚姻嫁娶、夢幻意識、飲食宴饗等等，為研究中國源遠流長的燦爛文明史和早期國家與人文社會形態，提供了獨特而真實可貴的第一手史料。

AI助力甲骨文研究

宋鎮豪表示，甲骨實物回歸面臨重重困難，但在新興的AI大數據模型框架下，讓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甲骨文「魂歸故里」已經成為現實。「我們現在開始做甲骨文的數字回歸工作，並確立數字甲骨共創、共贏、共享、共益計劃，把流散在海內外各處的甲骨文拍攝下來，放到甲骨文故鄉安陽的專門性數據庫平台，旨在實現全球甲骨數字回歸願景，推動甲骨文的數字化保護，助力甲骨學深入研究。」

據記者了解，去年安陽師範學院甲骨文信息處理教育部重點實驗室赴韓國帶回了7片甲骨實物的高保真數據。這是我國流失海外的甲骨文文化遺產，首次以數字化形態與故土重逢。同時，該實驗室還與法國國家圖書館等4家甲骨收藏機構協商洽談並簽訂合作協議，約定明年將赴法國進行甲骨實物高保真數據採集，從而實現數字甲骨回歸。

宋鎮豪並表示，AI技術在甲骨文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。從繁複忙碌的人力勞動到人工智能校重、辨偽、碎片拼合、文字文例識讀、甲骨流散跟蹤、甲骨論著精確檢索、材料收斂歸類等等，當是今後甲骨文研究方面的大方向。此外，宋鎮豪提到了甲骨文的保護問題。由於時間久遠，甲骨文在庫房中會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，有的甲骨片出現了蟲蛀等情況。他們通過收集不同時期的拓本，利用AI技術進行對比和研究，能夠更好地保護和保存甲骨文的信息。



●翌庚寅帚(婦)好(嬭)卜骨，卜辭意為「占卜婦好在第二天是否分娩」。



●對商代「小多馬羌臣卜骨是目前唯一記載。」



●王入大邑商——天津博物館館藏武丁卜辭探親展現場。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蕊 攝

●宋鎮豪接受記者採訪。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蕊 攝

殷墟博物館新館一周年 港遊客頻頻探親

香港
文匯報訊 (記者 劉蕊、實習記者 郝錦程 河南報道) 2月26日正是殷墟博物館新館一周年歲生日。自開館以來，殷墟博物館聚焦打造殷墟甲骨文中華文化新地標，截至2024年12月底，共接待遊客超155萬人次，獲評「年度文化科技創新博物館」。

記者了解到，有不少香港遊客紛紛慕名來殷墟博物館「打卡」。「我們接待的不少香港遊客，不僅全程認真真聽講解員講解，他們還會對自己有疑惑的問題跟講解員進一步地溝通與交流。他們都覺得在這裏呆一天都不夠。」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。

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王婉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，在把遊客「請進來」參觀博物館的同時，也要加強考古文物「走出去」戰略。他指可通過在海外舉辦文物展覽，無論是實物展覽還是數字展覽，讓更多的人了解和認識中華文化，增強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。他期盼殷墟博物館亦能夠不斷加強與國際國內同行的交流與合作，講好殷墟故事、傳播好中國聲音，讓觀眾更加直觀、更加沉浸式地感受以商文明為代表的早期中國出彩時代。

郵壇茶座

第一套檔案郵票

1979年9月，孫少穎從郵電部郵政總局調到郵票發行局擔任設計室主任時，接觸的第一套郵票是《國際檔案周》。面對這套郵票設計，當時許多設計師認為找不到構思感覺，感到

無從下手。於是把這項設計任務交給老郵票設計師孫傳哲。

對此，孫少穎在《第一套檔案郵票》文中曾有詳細的記述。1979年8月24日，國際檔案理事會主席羅茲致函中國華國鋒主席，提議各國於當年秋季舉辦「國際檔案周」活動，以宣傳檔案工作的重要性。中國響應此提議，決定於11月22日至30日舉辦活動，並由國家檔案局向郵電部建議在此期間發行一套郵票。

郵電部採納了這一建議，並要求郵票發行局在兩個月內完成設計與印製。在設計理念上，力求避免簡單的數字組合、徽誌或口號等元素，而是希望從郵票選題的內涵、歷史與事物形象等方面，更深層次地凸顯其主題。最終，富有經驗的老設計師孫傳哲被選中負責設計這套郵票，孫少穎則陪同並參與其中。



●《國際檔案周》紀念郵票(1979)：皇史宬一金匱



●《國際檔案周》紀念郵票(1979)：中央檔案館



●《國際檔案周》紀念郵票(1979)：皇史宬正殿—石室

兩人首先前往國家檔案局了解情況，並得到了革命老前輩曾三（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兼國家檔案局局長）的親自接待。曾三不僅主持了介紹會，還陪同他們參觀了西郊中央檔案館，詳細講述了檔案工作的歷史與設施，以及黨和國家對檔案工作的重視。此外，他們還了解了中國重視檔案文獻收藏、使用與保管的優良傳統，並參觀了位於南池子大街的「皇史宬」，這是中國現存最完整、最古老的皇家檔案庫房。

在幾處檔案館調研兩三天後，孫傳哲與孫少穎心中逐漸形成了郵票畫面的構想。他們決定以「石室、金匱」作為郵票的主題，以此反映中國悠久的檔案歷史。孫傳哲用隨身攜帶的小相機拍攝了素材，並在郵票圖名上直接將皇史宬正殿稱為「石室」，將檔案櫃稱為「金匱」。全套三枚郵票，突出了中國檔案收藏的古今建築與珍貴儲藏箱櫃。

這套郵票的設計思路旨在反映中國悠久的檔案文獻收藏史，並為以後的類似郵票題材開創先河。雖然這套郵

票尚欠精琢細雕，但它是一次初步的探索。1996年發行的《中國古代檔案珍藏》郵票，便是這套郵票最好的接續與發展。

1979年的《國際檔案周》三枚郵票，表面看，只不過兩座房子，一個櫃子。但讓集郵者欣賞、研究起來，卻有豐富的歷史內涵，有一定的歷史與現實意義。

孫少穎還曾在《集郵博覽》雜誌刊文，記述了一個有趣的細節：

最後，有個小問題，需要說明一下。有的書上說，第三圖上的「皇史宬」字，取自皇史宬匾額，不對。當時見到的匾額上是清代的漢滿雙文匾，當然不是明代舊物。當時沒有拍下來，沒想到用它。設計郵票時，為與第一圖的「中央檔案館」五字相呼應，要用「皇史宬」三字，時間已來不及了。當時皇史宬尚未對外開放，再去一次，還要通過一定的批准手續。孫傳哲對我說：「你的字蠻好，你就寫吧，這又不是書法郵票。」所以真實情況是，郵票上的「皇史宬」三字，是我在辦公室隨手寫的。未用原匾之字，終屬遺憾。

這套郵票圖稿獲得郵電部和國家檔案局的肯定，認為圖稿不僅從歷史沿革角度反映了檔案周的主題，而且展示了中國古代具有獨特風格的檔案、文獻珍藏的建築。這裏還有一段小插曲：設計時郵票圖案上要增加文字，「中央檔案館」五字，選用了周恩來總理的手書題詞。

●文：李毅民（中華全國集郵聯合會會士，《收藏》雜誌原主編。）